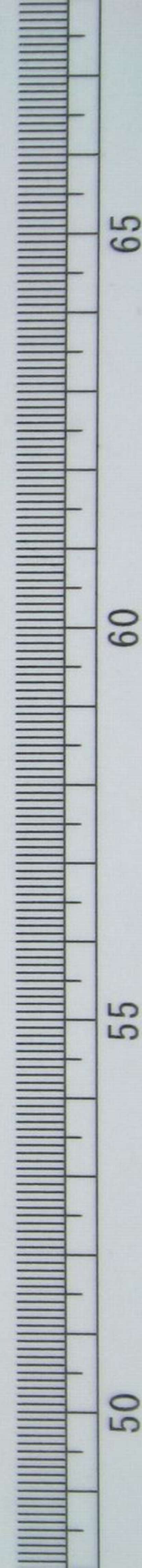


3-1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16



二十四詩品

本事詩

雲溪友議

詩人小傳

蓮坡詩話

歸田詩話

臨漢詩話

滹南詩話

八冊詩八種

古今詩話集集 三集

龍威秘書

大酉山房

龍威秘書丙集序

潔淨精微易教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故易嚴而詩寬
易不可流于方術而詩各自道其性情然過嚴而不
言象變空矣過寬而流於僻澁傷於繁縟邪矣易道
難言詩話取雅俗共賞者爲解頤之助其習見及有
專刻通行者不贅

石門馬俊良謙山識

龍威秘書三集總目

應代詩話八種

第一册

二十四詩品

唐司空圖

本事詩

唐孟啟

雲溪友議

唐范攄

第二册

國朝詩人小傳卷一

鄭方坤

第三册

國朝詩人小傳卷二

龍威秘書三集總目

大酉山房

第四册

國朝詩人小傳卷三

第五册

國朝詩人小傳卷四

第六册

蓮坡詩話

國朝 查為仁

第七册

歸田詩話

明 瞿 祐

第八册

臨漢詩話

宋 魏 泰

滹南詩話

宋 王若虛

龍威秘書三集

歷代詩話八種

第一冊

二十四詩品

唐司空圖

本事詩

唐孟啟

雲溪友議

唐范攄

龍威秘書三集二冊目

大酉山房



二十四詩品

雄渾

大用外腴。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遺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冲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卽之愈稀。脫有

唐

司空圖撰



二十四品

二

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
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
不盡與古爲新

沉著

綠林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
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
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縱月出東斗好
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
在獨落落元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卯壓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
鳥相逐眠琴卯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
歲華其曰可讀

洗煉

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治。絕愛滷磽。空潭瀉春古。
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氣載。歌幽人流水。
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運風。飲真茹強。蓄
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敢問。期之
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十黃金。濃盡必欽。存難味其。幾有水畔紅。

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樽酒滿。伴客彈琴。取之
自足。良嬋美襟。

自然

俯拾卽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着手成春。如逢花開。如
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
精悟悠悠。天鈞。

含蓄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已。若不堪憂。是有真宰。與
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

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化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六鰲。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

縝密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於綠。明月雪時。

疎野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室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
屣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
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香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
之於美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
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碧

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適之
白天冷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適苦欲死招憩不來百歲如流富
貴冷灰大道日喪若爲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
落葉漏雨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
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

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莫至臨之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惠中令色網緼御風蓬葉汎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期之欲得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蘿。花覆茆簷疎雨相過。倒酒旣盡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流動

若納水輶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如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機。載要其端載聞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本事詩

唐 孟啟撰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

本事詩

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
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
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
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
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
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
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
老。

唐武后時，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

第一。知之寵愛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
抑。旣見，卽留，無復還理。知之憤痛成疾，因爲詩寫以練
素，厚賂閹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
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
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
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
分理，驕奢勢力橫。相于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
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時載初元年
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織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官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

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元宗命以詩遍示六官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官人自言萬死元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闕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看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

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泪遺以束帛放歸

顧况在洛乘門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於上游亦題葉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人於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利獨含情自慙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

名

州郡有酒妓善歌

色亦娟妙是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豈不敢留餞於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言隨淚下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為之憂危韓召樂將責之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答之命與妓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

啼四五聲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華門圭竇室唯四壁鄰有李將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隙壁窺韓所居卽蕭然葭艾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

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况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卽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恍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千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優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不果迓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

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
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
髮爲尼居佛寺後翅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
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翅悵然不能割會入中
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非青州
韓員外邪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
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
期而往犢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苞小合子實以香膏
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涕是

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
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韓
具語之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察嘗以義烈自
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
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迺趨沙吒利之
第會吒利已出卽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
人柳驚出卽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卽
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歎時吒利初立功代
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

奮身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俊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
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
匹柳氏却歸韓翃後罷府閑居將十年李勉鎮夷門又
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共
目爲惡詩韓翃韓邑邑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
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
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
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
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曹所與德宗批曰

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
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
暮漢宮傳臘燭輕烟散人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
又賀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
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復爲汴職以下開成
中余罷梧州有大梁風將趨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
矣耳目不衰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
擊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構隙事

在別錄時於荆溪過風漂沒二子悲蹙之中復懼李之
讐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
愚固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
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
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
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
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卽命
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
不曾眠今來頭日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

令妓文就張郎中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卽
庸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
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
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
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大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
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
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
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曰特甚張
大笑遂如初張旣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

從來色最深。今日滿闌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鬢髮梳頭官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太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請一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粧而往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旣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窓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月祇應偏照兩人心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

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
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
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
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嗣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
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鎖扃之因
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
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
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門之有老父出口曰君非
崔護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
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
所失此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
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
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
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
某在斯某在斯須與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
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元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闕有

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
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時。上。春。秋。已。高。閣。是
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
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
言李嶠真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
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
看花日。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
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

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卽曰。近者新詩未免爲
累。奈何。不數日出爲連州刺史。其自敘云。貞元二十一
年春。余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
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
士。手值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
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元都。蕩然
無復一樹。唯克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
字。以俟。後再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
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

獨來

元相公積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當爲觥錄事嘗於寶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識問其前銜卽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載余不免其意與之盡歡徧問座隅

山水則褒女所奔走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因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卽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同榻坐兼共刺一作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看深淺酌還愴古今情邈迤七盤路陂陁數大城花疑褒女咲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閑千載名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旣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爲楊

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
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
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
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土知其名且好尚風
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
添兩枝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太和末敕僧尼試經若干
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
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

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
苾芻雪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
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
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
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
座上卽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

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曰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
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
間曰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
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曲曰姑蘇臺上
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欲銜
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汪波東方漸高
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
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
川女碧紗如烟隔窓語停梭問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

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
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
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與寄深微五言
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
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何來太
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元宗聞之召入
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欲以上位處之故未命
以官嘗因官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
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

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畧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迺利鳳、趺龍、擘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

疎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工招禮累請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元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掇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

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杜為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為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芳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

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為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後又題詩曰：舫船一棹白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

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
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
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
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吳武陵雖有才華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嘗爲容州部
內史贓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自負科
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
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
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
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曰飲
醇酣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
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元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
嫉之若讐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詩以致意
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祇見玉堂開
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
終退斥

賈島於興化鑿池種竹起臺榭時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庭內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遜故卒不得第抱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曰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葬母忽於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與感粧粉留將與後人菑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敕李氏杖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鷲嶺鬱蒼巖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邪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卽吟與

聽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
之問愕然訝其道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
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水輕葉未
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
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
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追捕之不獲將帥
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一人持函
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
九十餘乃卒

出趙置遊南嶽記

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出至靈隱

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
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旣及飲酒衆度
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鑪中石罌將已困之其首
唱曰妙匠琢山骨剝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
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
臍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足成之
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仍於蚯蚓窾
更作蒼蠅聲狀罌之聲旣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題

皆大驚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人異且畏之咸避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積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

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卽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卽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徵咎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構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

遂雨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試帖，日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為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為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為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疎遶臺榭，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歿，郴守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將所

夢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信濶，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為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為長相思，歿為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邪？帝拊掌竟曰：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屢嘲之曰：聳膊成

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麕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暖，漫褱畏肚寒。祇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論此嘲豈不畏皇后聞邪？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迄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蹠。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窺。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

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奉字元一。立嘲曰：裹頭極草草，掠髮不葦葦。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曰相遇五相誇，謂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

掌大笑。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欵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曰。

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朱紱未還。嘗內宴羣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迴波爾似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卽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亦因內宴。中宗命羣臣撰詞。日用曰。臺中鼠子直須誥。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污。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書賜金龜。賈卻貓兒相賞。中宗亦以緋魚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及

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
鳩盤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
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
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白得以求帛
賜之

本事詩終

雲溪友議

唐 范 攄編

陸暢者雲陽公主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爲儂相內人以
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
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
宮錦十段并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
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
入漢宮或謂內學士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
面仙郎選聖朝偶逢奈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

奈烏鳶噪鵲橋

平曾恃才傲物多犯忌諱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投謁禮
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
大夫髭髮豎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
珠玉深媿三縑郵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
勾吳薛聞之遣使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繫白馬詩曰白
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
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鞚耳邊寒自
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薛觀詩曰若不留絆

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殊禮待之後遊蜀謁少師李固
言時幕客皆名士曾每與諸客評論言笑終日侍於李
側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云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
障攢風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罕作
文章發於專經也李覽賦命推出不踰旬頃鱖鱖賦言
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鴟鳶所獲奈魴鱖何李覽
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
愛其文彩投替者無出於曾雖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潼
關賦刺中朝此關倚太華瞰黃河雖來往攸同而嘆有

異也

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詠之皆麗絕於文囿也即蓮花峯石鏡虎跑泉聰明水此七詠者俾白鹿洞鐵虹橋康王廟為七詠予益發歸與之興且芳時勝侶上遊與三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峯觀九江之波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顧默然而遊不假東門之送天地為一朝萬物任陶鑄夫二林翼翼松逕幽邃則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太古哉偶為思歸絕句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達

其深趣焉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徹酬曰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祐齊名每題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本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毡紙補筇篻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

知行鼻似烟窓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遙見二子攝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驊騮披繡鞍。善和坊裡取端端。揚州近日渾相詫。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富豪之上。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之間。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娼樂。無不畏其嘲諷也。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

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曉風。祐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

澧州宴酒。亂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舉罰衆賓。兼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詠。遂至籍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鬢。惟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亂肥碩。而詞讐。牧贈詩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尙令今日送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

幅紅旗補破裊。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
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

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

蹙頰更頽顏。眼睛深似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嶽山。舞態

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

佳人覓往還。

王軒少為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丹苧蘿川。題西施

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

人。俄見一女子。振璫瑤扶石筓。低徊而謝曰。妾自吳宮

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

堅不得。既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

之遇。每過浣紗溪。口夕長吟。屢題詩於石。寂爾無之。乃

鬱快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

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

東鄰效西子。何如凝素學王軒。

李筌郎中為荆南節度判官。集闔外春秋十卷。既成。自

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

制在氣。經年懵然不解。忽為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

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筮後爲鄧州刺史常夜
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且呼吏於
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筮視之
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
李君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筮以爲不可此胡雛
必爲國盜古亦有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南
陽異人先知之也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
勒致鹿奔之兆桓元動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
欲早害元勒永稱太平殺之不得耳梁武帝視太白日
變而下殿奔後愧於夷狄之主凡爲大盜者必有異筮
首知之而不可禳也

李博士涉嘗適九江至皖之西忽逢大盜鼓其征仇數
十人皆持兵仗闖入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中豪首曰
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金帛但乞一詩李乃贈一絕
向豪首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却復睹斯人神情復異而
氣亦備焉因與訂淮陽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李
公及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也宋
態者故吳興劉員外劉全白也愛姬也劉李有昔年之分因

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
覺高唐夢惟有如今宋玉知又曰衡陽夜宴使君筵解
語花枝在眼前一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嫦娥二十年李
君嘆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幸後番禺舉子
李彙征客遊於閩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求宿田翁指韋
氏之莊居韋氏乃杖履迎賓年已八十餘自稱曰野人
韋思明幸獲祇承與李氏談論或文或史淹留屢夕彙
征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
輕薄兒白馬黃金羈李生還吟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

老醜叟喟然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李復曰白髮有前
後青山無古今叟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
夫耶叟復還吟曰此翁白頭真可憐憶昔紅顏美少年
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及李涉絕句主人似酷稱其
善矣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游亂山高下入商州
關門不鎖寒江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
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
翅飛叟乃吟二篇曰因韓爲趙雨遊秦十月冰霜渡孟
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

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李重詠贈豪客詩，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柬此詩，因而斂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共主晉室，中心藏焉，遠隱羅浮山，經於一紀。李旣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潛然，或持觴而酬，反袂而歌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

李義琛隴西人，居於魏，自咸陽主簿拜監察少孤貧，唐

初草創，無復生業，與再從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武德中，俱進士，共有一驢赴京，次潼關，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貧，辭以客多，進退無所，舍徒倚門旁，有咸陽商客見而引之，同舍暗鳴，商客曰：此三人遊學者，今無所止，奈何！睹其狼狽，乃引與同寢處，數日方晴，道開，義琛等議鬻驢，以一醉商客，竊知，固止之，仍資以道糧。琛旣擢第，歷任咸陽，召商客與之抗禮，商客不復識，但悚懼，遜退。琛語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後任監察。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髮有絲。落拓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有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霑於寸祿。愚妻覩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徵戒，孰遏浮貴。妻

可管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以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一勝倪苦心爲詩，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邁以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閣客滿頭生。」又題鸞鷺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且曰：『魏文酷愛陳思之學，潘岳深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得以宗從疎遠也。』倪旣秋試，捧笈告遊，及留詩一首爲別。勝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能與此子再相見矣。」乃祖於大臯之閣，別異常情。倪至秋深逝

於商於之館舍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
旌旗，故國有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
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
不得，丹霄無路接瑤池。

李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岑陽，經二妃廟，題詩二首。
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尙儼然。野廟向江春寂
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
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加黛隔湘川。又曰：黃陵廟前
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袂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

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
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自以第二篇春
容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
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乃志其所陳，
俄而影滅，遂禮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嶺，至於潯陽。太守
段成式素與李爲詩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戲之曰：不
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
洪州。段乃爲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
喧喧。明時不作稱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黃

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

慎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游覽遂結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年無嗣息灌夫乃拾其過而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爲詩以別灌夫灌夫覽詩悽感遂爲夫婦如初慎氏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於穎牧忽不思義而輒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似無返舊之心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嶽不復留心於名宦也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亦微知其意乃對鏡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甚慙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真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牛僧孺北舉之秋每爲同袍所忽常投贄於補闕劉禹

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矣。雖拜謝，隴囑終爲怏怏。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况漢南尚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公孫宏所夷，稽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曰：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爲上也。僧孺詩云：粉署爲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鬪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

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會把文章謁後塵。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主以升降百司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崑山路。適持廬時遇西風，吹到新羅新羅國。君問行餘中國而至，接以賓禮。乃曰：吾雖蠻夷之邦，歲有習儒者，舉於天闕，登第榮歸。吾必

三
祿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於華夏乎。因與行餘論及經籍，行餘避位曰：庸陋賈豎，長養雖在中華，但聞土地所宜，不讀詩書之義，熟詩書明禮義者，其惟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乃辭之。新羅君訝曰：吾以中國之人，盛聞典教，不謂尚有無知之俗。歟。行餘還至鄉井，自慚以貧吝衣食，愚昧不知學道，為夷狄所嗤，况哲英乎。

渚宮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滑之徒也，強為篇章而十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齷院常懷恤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曰：某尋親湖外，輒假

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愆語之。李亦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丐餼糧，歸亦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齷院，情況疑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悔恨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家之務以餉其口焉。舉士沈擢，每述於同院眾賓，用茲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為報艷妻并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岐，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

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
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闔
者亦怠。投贄者希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
外故舊。闈者以道明言啟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平
生。何方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
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
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
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
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

違之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
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承宣得詩。展轉吟諷。誠恨
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典禮闈。章孝標來年
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迺相
礪礪也。詩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
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

浙東李褒聞婺女婁千寶。呂元芳二人有異術。發使召
之。旣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廳。從事問曰。府主八座更作

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尙書但前浙東觀察使恐無別拜
千寶所迷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公公曰僕他
日何如二術士曰稽山聳翠湖柳垂陰尙書畫鷁百艘
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
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
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於郡
守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楊數場何論官矣觀
察判官任轂止於小諫不換朱衣過損支使評事雖骨
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縵雖曰壯貌光

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
楊李二人祿秩區分矣一術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證
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
尙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時羅郎中紹權赴
任明州竇宏餘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
二使君如何婁千寶曰竇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
君此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後竇少卿罷郡
再之府庭羅郎中歿於海島故以學道爲名知其不還
也李尙書歸義興未幾物故是無他拜盧縵巡官校理

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爲少年也任
穀判官纔爲補闕休官歸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芻言
郎中止於吳興郡李範郎中止於九江二公皆自南宮
出爲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尙書三十年來兩爲
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峯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
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呂二生所
說焉杜勝給事在杭州之日問千寶已爲宰相之事何
如曰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當此之時或陰人所譖
也若領大鎮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後杜公爲度支

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構板
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蔣伸
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去其失望也乃嘆曰
金華婁山人之言果應矣欲令招千寶元芳人曰婁呂
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尙書尋亦終於鄆州
鍾離伯少詹昔歲閉居東越視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
可得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
焉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

美醞輒祭於禦寇之壠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
一人刀割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咏
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
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釘鉸太守名流皆
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茗酒而
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畧說數篇喜圃田韓少府見訪云
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
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鄆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
堂前花藥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裡引得

黃鶯土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
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寒
來葉上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
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
任范陽獨獲所退宮人宮人覩紅葉而吁嘆久之曰當
時偶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
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憲宗朝以北狄侵邊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

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鄉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巒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咏。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焉。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

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

王建初爲渭南縣尉，值內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復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故元稹以常有宮詞，詔令隱其文，朝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將被奏劾，因爲詩以讓之，乃脫其

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
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交騎常承密旨歸家少獨奏
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
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作楊柳詞
以托意曰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
裡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
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有其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
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尙風雅又爲詩

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裡柳宿光中添兩星後
除蘇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秭歸縣繁知一問居易
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
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安排雲雨候清詞
居易視題處煬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
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
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
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闢
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爲問

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
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遂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
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
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
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峽見
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潮聲
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
篇詩，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爲。

白居易初爲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

近於京師得之，始植於庭，闌圍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
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
之矣。會徐凝自富春來，不知而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
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睨睨，胡蜂未識更
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
幙在，含芳只待舍人來。自尋到寺看花，乃命酒同醉而
歸。時張祐榜舟而至，甚若踈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隱
各希首薦焉。白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勝負在
於一戰也。遂試長劔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

送以疑爲元祐次之張曰祐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祐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母潛云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白又以祐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何足奇乎然非徐生云今古長如日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嘆曰榮辱糾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柁而歸白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林宗杜牧與白輦下較之其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白爲

河南尹李爲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李嘗謂白爲嘖嘖翁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獅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牧守秋浦與張祐爲詩酒之交酷吟祐宮詞亦知錢塘之歲白有非祐之論常不平之乃爲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此爲祐得意之詩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白而曲成於張也故

教又者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媒語鼓扇浮囂吾
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於祐耳
麻姑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鄧先客至延康四五代爲
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歸葬是山云是屍解也然
悉爲邱隴松栢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
有一少年偶題一絕不言姓氏但云天僑遊人耳後來
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
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旣言白日昇仙去何
事人間有殯宮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此於錢塘蘇小小死葬吳宮之
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
譚銖者吳門之秀士也因書一絕後之來者覩其題處
稍息筆矣詩曰武邨山下塚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何
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數通
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時人以籍
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初慶餘尙爲謙退作閨
意一篇以獻張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
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統未是人間貴。一曲菱
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四海內矣。

宣宗朝前進士陳玠等三人應博士宏詞所司考定名
第及詩賦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凡
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對曰。賦忌偏枯庸雜。論失褒
貶是非。詩則緣題落韻。緣題如白雲起封中詩。元封中
白雲起是也。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有常例也。
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云。善操雲和

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
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聲。流水傳湘浦。悲
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中有二不字。上曰。
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雖謝眺洞庭張樂地。瀟
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遠水還江漢。流之篇無以比也。其
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起詩便行史選。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躋。累舉未捷。常之洛橋。有二術
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
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鄉生

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名今則已應元象與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爲深譽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爲丞郎魏謩爲給事因省會謂回曰肯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猶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回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

公公何以得舊事相讓也回等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升相府後三五年魏亦由同州入相而回果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嘆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婿莫有人意者其妻苗氏夫人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惟苗氏待之常厚其於衆多視

之悒快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涕而言曰：韋即七尺之
魁學兼文武，豈有沈滯兒家，為尊卑見諂，良時勝景，何
忍虛擲乎？韋乃辭去。東遊妻幣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
也。盡以七馱物贈之。臯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
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
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
德宗行幸奉天西而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
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
作鞠，莫敢言之也。至天廻驛，上皇旋駕，因以為名。去府城三十里，

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鞠也。
苗夫人曰：若是韋臯，必韋即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
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渠，豈敢乘吾位乎？婦女之
言不足云爾。初有巫咎姬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常云：增皆以其言為妖。妄不復再召。苗夫人又曰：韋即比雖貧賤，氣凌霄漢，
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
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悞。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
不識人，西門而出。凡是皆時婢僕，曾無禮於臯者。悉遭
棒殺，投於蜀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臯，即賢乎哉？賢乎

哉韋公奉侍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壻所以郭園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誰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寧是貴人

初李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謂員外郎齊照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廖有方元和乙未歲下第游蜀至寶鷄西道公館忽聞

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憐也乃於閨室之內見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嗚呼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療救是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題為金門同人臨期悽慚復為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廻至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慙親淹留半月僕馬皆佚撥熊虎之珍極賈丰

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費
繒錦一馱其價值數百千驛將以即君今春所葬胡紹
秀才卽其妻室之季兒也始知亡者姓字復敘平生之
吊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曰僕爲
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
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尙未分離廖君不顧其
物驛將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
州州將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僚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
年李逢吉知舉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
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帖本道節度既昇至於極職
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

西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
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兒呼於臯而恭事之禮如父也
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事臯兒玉簫
亦勤於奉應後二載姜使人關求官家累不行臯乃易
居止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
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臯李父書云姪年久客
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遣以舟楫服用仍恐淹

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俛篤王促行晝昏暝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寶荆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往從侍之章以違覬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津鎮蜀到府三日訊鞫獄因滌其冤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

僕射是當時韋克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拜辭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點廨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且元卽與雪寃仍歸墨綬乃奏看州牧救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紱其榮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久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遺相思

夢入秦韋聞之一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君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生死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嚮附瀘轆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貴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

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滕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驅策雖每遭鞭捶終所見違一日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谷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向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

爲世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
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
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開成元年秋。高錡復司貢籍。上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
代。封爵使宜。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
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
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
至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次則王收。日敘見賦。
則文選中雪月賦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

不公心。以辜聖教。乃以榜元及第。皆發羽衣曲詩。李肱
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
鳳管遶參差。霞衣統搖曳。醜龍水殿空。蟄餘春草細。蓬
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覽
之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
馬。孚之正。可以爲傳。秦廟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
不深固。曹同曷不非之也。

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蕪。下必有金。有蕪。下必有銅。錫。
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而。

薛濤字宏度。成都樂妓也。有姿色。工詩。常辟爲女校書。韋南康寵之。贈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元微之使蜀。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往。臨途決別。不敢挈行。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膩滑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投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萋蒲花發五雲高。元公旣在中書。論與裴晉公。度子弟。讓及第。議出同州。及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獨取濤乃

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雪篇詠。雖不及濤。而容華真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採春詩曰。新粧巧樣畫雙蛾。慢裏恆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卽羅嘖之曲也。金陵有羅嘖樓。乃陳後主所建。採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五六七言皆可。和者甚詞。曰。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文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

陽偏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
船。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
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閑
向江頭採白蘋。常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
擲金錢卜遠人。昨夜黑風寒。牽船浦裏安。潮來打纜斷。
搖櫓始知難。採春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漣。而且以
藁砧何在不可奪。焉元公在浙江七年。因醉題東武亭
此亭宋武帝所造。壯麗天下。李比。詩曰。役役人間事。紛紛碎簿書。功夫
兩箇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

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
乃戀誰耶。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
河東袁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偶。初
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汝。嫁
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盡篋。免他沽酒拔金釵。野
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爲
君營奠復營齋。又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
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
中門外構總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使者曰。

夫人也。乃傳聞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袁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赴京華。自恨風塵異，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却是家。袁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是親。黃鸝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袁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

